

外伤性休克

人民衛生出版社

外傷性休克

A. Н. ГОРДЕНКО 著

秦耀譯

高間校

人民衛生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內容提要

本書內容大致可分为兩部分，上半部分講述外傷性休克的发病机制，以动物实验为根据，論証各种原因，既以神經性學說为主，又不忽略其他方面的因素，分別主次及互相約制的关系，使讀者对于外傷性休克的发病机制有了較为明晰的概念之后，即可进行妥善的治疗。下半部分講述各種疗法，在書中先評價各種現有的疗法，然后提出綜合疗法的方案，并对綜合疗法中各成分的作用加以闡述，以使讀者能够灵活运用。

Проф. А. Н. ГОРДИЕНКО

ОСНОВНОЙ МЕХАНИЗМ РАЗВИТИЯ ТРАВМАТИЧЕСКОГО ШОК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УССР
Киев—1956

外傷性休克

開本：850X1168/32 印張：6 3/8 指頁：2 字數：160千字

秦耀譜譯

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
(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字第〇四六號)
·北京崇文區珠子胡同三十六號·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 新华书店发行

統一書號：14048·1920
定 價：0.95 元

1959年6月第1版 · 第1次印刷
(北京版)印數：1—6,500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外伤性休克的文献简述	4
简史 (4) 外伤性休克发病机制的学說 (6)	
第二章 受伤时的全身和局部变化	24
受伤器官体积的变化 (24) 受伤部位毒性产物的形成 (28)	
机体中反射的改变 (32)	
第三章 創伤的各成分在休克发生中的意义	34
骨血脉体受伤时休克的发生 (34) 刺激大神經干时休克的发 生 (36) 刺激大血管时休克的发生 (37) 注射蛋白膜时休 克的发生 (38) 注射肾上腺素时休克的发生 (39)	
第四章 神經反射装置兴奋性的改变是过度受刺激的結果	43
И. П. 巴甫洛夫是描述實驗性休克和此时神經系統兴奋性改变 的第一个研究者 (43) 脊髓反射装置兴奋性的改变 (45)	
延髓反射装置兴奋性的改变 (47) 呼吸中枢和血管运动中枢 兴奋性的改变 (58) 大脑皮質的功能改变 (62) 植物性神 經系統的兴奋性和紧张性的改变 (65)	
第五章 外伤性休克时血液动力学的紊乱	82
血压的改变 (82) 血流速度的改变 (86) 每分輸出量的改 变 (90) 循环血量 (92)	
第六章 外伤性休克时物质代谢的变化	96
第七章 加速外伤性休克发生的条件	104
第八章 外伤性休克疗法简介	109
药物疗法 (109) 激素疗法 (117) 神經封閉对休克的治疗 和預防作用 (118) 利用对中枢的影响治疗休克 (120) 注 射血液代用品以治疗外伤性休克 (121) 休克的輸血疗 法 (124) 以血清和血浆治疗休克 (127)	
第九章 外伤性休克的实验治疗	133
第十章 全血治疗外伤性休克	137
輸血治疗作用的文献简述 (137) 血压和循环血量 (139)	
血流速度 (143) 神經系統的兴奋性 (145) 休克时和用輸	

血治疗时的物质代谢 (151)	
第十一章 輸注血漿治疗休克 153	
血漿治疗作用的文献简述 (153) 輸注血漿对血压的影响 (154)	
循环血量 (156) 血流速度 (157) 血漿对于神經系統兴奋性的影响 (157) 血漿对反复小量失血的治疗作用 (160)	
第十二章 血漿的活化及用活化血漿治疗休克 167	
用紅血球和血紅蛋白活化血漿 (167) 用酒精活化血漿 (167)	
用美藍、次亚硫酸盐、次亚硫酸盐同氯黃素活化血漿 (171)	
活化血漿对形态学成分恢复的影响 (172) 活化血漿对已改变的神經系統功能的恢复作用 (175)	
第十三章 新的胶体溶液及其治疗作用 178	
新胶体溶液的制备及其性质 (178) 胶体溶液对处于休克状态动物的血液动力学的影响 (179) 休克时胶体溶液恢复神經系統兴奋性的能力 (180) 血液的形态学成分和生物化学成分的变化 (185)	
第十四章 治疗外伤性休克的药物——3号合剂 188	
3号合剂的成分及其一般作用 (188) 用3号合剂治疗时血液动力學的恢复 (189) 神經系統兴奋性的改变 (190) 在外伤性休克时用3号合剂治疗时血液的变化 (191) 里海的水的治疗作用 (193)	
第十五章 局部麻醉主要反射区对休克的治疗作用 194	
局部麻醉主要反射区对血压的影响 (194) 局部麻醉主要反射区对于神經系統兴奋性的影响 (195) 血液的变化 (196)	
简单的結語 199	

前　　言

外部器官和內脏器官的机械性损伤常常引起机体的显著抑制，或如 Н. И. Пирогов 所形容的全身僵硬或木僵。他曾写道：“在包围战中，不断地有大量火器性武器所致的损伤，可以观察到不同种类和程度的全身僵硬。在包扎站内，有断肢的伤员不动地僵卧着；他不叫唤，不呼号，不诉苦，不参与任何事情，也没有任何要求；伤员的身体是冷的，面色苍白和死尸一样；眼光向远处凝视，脉如游丝，很难用手指触得并常有间歇。对问题或是完全不回答，或是用几乎听不见的低声自语，呼吸也几乎不可见。伤口和皮肤几乎毫无感觉，但如刺激悬在伤口外的大的神经时，那么伤员只是用脸部肌肉的轻度收缩来表现他的感觉。不能用大量失血和因贫血所致的虚弱来解释僵硬。僵硬的伤员常常没有丝毫的失血，事实上，被送至包扎站的有严重出血的伤员也完全不是僵硬：他们处于严重的晕厥或痉挛状态。僵硬时既没有晕厥，也没有痉挛。不能认为僵硬就是脑震荡，因为僵硬者的意识没有完全丧失，他还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痛苦，他好象完全沉沦于痛苦中，好象在痛苦中窒息和麻木。”^①

Н. И. Пирогов 叙述了全身僵硬（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外伤性休克）的临床征象。这一叙述不仅切实而具体地表达出患者的征象，而且也是伟大的巨匠和天才对未来的研究所拟定的整个纲领。在这一经典叙述中，体现了对复杂病理过程的深刻理解。

外伤性休克不是一个局部的现象，而是人和动物生物学反应的一般规律的表现，这一反应在遭到不同形式的过度的或异常的刺激时发生。在这一征象中最突出的是，患者全身抑制，对刺激的感觉降低，无反应性，亦即对损伤的刺激的反应减弱或中断，和对外界环境的感受显著降低。不难相信，上述的在遭受大的创伤后所产生的全身僵硬的征象，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显著障碍及发

① Н. И. 皮洛果夫，野戰外科学總論，1941。

生超限抑制（也就是过去 H. H. Нирогов 所說的全身僵硬或木僵）的結果。

不仅火器性創傷可引起外傷性休克，其他許多种类的創傷也可引起休克。在和平时期，休克最常是由火車和汽車所致的創傷引起的。手术处置，尤其是那些切除大的器官和持續很长时间的手术处置也可引起休克。伤口的大小、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外傷性休克的严重程度。对于每一創傷，我們不仅应当看到机体的局部伤害，而且还应当看到随后所发生的那些变化。我們也不應該忘記，某一部位的創傷会反射地引起各种器官的功能改变，这些器官活動的障碍可促进休克更快的出現或消失。

休克的发生、其严重程度和結局，不仅由創傷的大小来决定，而且也由人和动物的原来状态以及既往史所决定。

“无论是反射的强度，或者是反射的有无，都直接取决于反射中樞的兴奋状态。而这一状态首先是同血液的理化性质（中樞的自动刺激）以及各种反射彼此的相互作用有着恒定的依賴关系”^①。

恶劣的营养、过度疲劳、恐惧、神經系統的兴奋状态以及預先的失血等可促进休克的发生，在神經系統“衰竭”的背景上，即使被刺激体恢复的可能性不比正常的人和动物小，創傷也迅速地引起超限抑制。对誘发休克发生的条件进行研究，才能够拟定出預防休克的合理方法。

研究者的任务应当是广泛的，从来也不局限于叙述某一过程的征象。研究者应当寻求各种症状之間的內在联系，沒有这一点就不可能科学地认识和理解所叙述的症状。休克是机体遭受到外界的异常和过度作用的結果。这主要是借助神經系統的反射来实现的。

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創傷部位的反射不只限于直接的、傳导疼痛刺激的反射，还應該注意到那些同疼痛刺激的傳导无关的，而同机体各系統，首先是心脏血管系統的調节有关的神經反射装置的刺激。

^① И. П. 巴甫洛夫全集，第六卷，1951年，26頁。

在談到創傷的过度而持續的作用时，就不應該忘記感受裝置。因为这些感受裝置在各种功能的調節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当过處刺激时，它們可以被破坏。

任何一个研究者在研究某一过程时，如果不善于将所获得的材料去为实际、为人类的利益服务，就不能认为他的任务已經完成了。如果生理過程的正常經過遭到破坏，严重的病理症状的发生給人类造成伤害，那么就必须根据疾病发展規律的知识来寻求合理的防治方法。在这种防治的过程中，研究者可以而且必须檢驗自己的关于病理过程发生机制的觀点的正确性，因为真理总是通过实践來檢驗的。

在現代医学的面前摆着的任务，是利用實驗疗法的全部实力来闡明外伤性休克发生的机制。實驗疗法有可能扩充防治外伤性休克的方法，并能帮助深入地研究休克发生的基础的密切过程。

只有用广泛的實驗，才能解决研究外伤性休克发生机制的重要任务，和拟定出防治休克的新方法。

在本书中，我們打算將我和在我們實驗室中工作的同志們在近15年来所进行的實驗研究作一总结。我們試圖簡要地闡述創傷部位发生的变化，在創傷部位和远离創傷的部位所发生的全部复杂現象如何作用于复杂的机体，在神經系統內发生哪些变化，以及其随后的变化。我們試圖对下列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血液循环、造血和物質代謝紊乱的机制以及它們在休克发生机制中所占的地位。在本书中，还援引了說明各种治疗方法效果的材料；我們試圖利用實驗治疗的方法来更深刻地理解休克发生的主要机制。

第一章 外傷性休克的文献簡述

簡 史

休克的學說是在 19 世紀末產生的。Джон Гюнтер(1784)敘述了儼如休克征象的特殊的病理過程。1795 年, Джемсом Лятта 引用了“休克”這一術語,其意為打擊或震蕩。雖然這一術語的概念具有共同性,人們也曾不止一次地企圖改變它,但是在文獻中仍然一直在沿用着。休克的概念非常廣泛,由於極其多樣而極不相似的原因所引起的各种狀態均用這一術語來描述。以後,將受傷後產生的,表現為機體全身抑制的病理過程稱為外傷性休克。這一病理過程正是我們所要闡述的課題。

外傷性休克是機械性創傷的結果,這種創傷可因炮彈、地雷、榴彈彈、槍彈、鈍武器、火車運輸和無軌車輛的運輸、崩塌等原因引起。

外傷性休克是戰時的主要疾病,在戰爭期間外傷性休克極為普遍。在平時休克較為少見,但是即在此種情況下休克也是嚴重的現象,不能不引起醫學科學工作者的注意。

在 19 世紀的後半期,許多學者曾記述過外傷性休克的臨床征象。

正如前述, Н. И. Пирогов 對休克作出了經典性的敘述。這一敘述是他根據在 1854 年克里米亞戰役期間對重傷員的觀察作出的。包圍戰、大量火器性武器的應用能使肢體和內臟器官遭到大面積的損傷,而促使嚴重的外傷性休克發生。

同一時期, Копленд 對外傷性休克的臨床表現也作了敘述,該敘述援引在克里米亞戰役期間英國軍隊的醫學報告書中。

Отис 在美國解放戰爭期間也敘述了外傷性休克的臨床征象。1867 年, Бильрот 詳細地敘述了外傷性休克的臨床征象,并將其援引在自己的“手冊”中。

1870年，Fischer 詳細地叙述了休克的临床征象，并采用原发性或兴奋性休克的概念。这一概念在以后傳播很广，并成为許多研究的对象。

在法国文献中对外伤性休克的临床征象作过詳細叙述的有 Блюм，以后还有其他許多作者，他們曾企图将休克同与其相近似的疾病进行鉴别診断。

战争結束以后，对外伤性休克的兴趣大大降低了。在很长時間內，只出現了对这一重要課題无关重要的个别短評。

20世紀初，开始在實驗室內用實驗动物进行外伤性休克的研究，試圖对这一严重現象作出生理学分析。临床医生在觀察到外科手术时发生的并发症后，开始研究所謂外科性休克。但是，这些研究只是个别的，对于外伤性休克的現代概念沒有太大的貢獻。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中曾大量使用炮和迫击炮。这次战争具有阵地战的特点；当时还有战壕的卫生条件恶劣、抑郁的精神状态及对軍事当局不滿等情况。大量的創傷、恶劣的心情、寒冷以及不能令人满意的卫生条件造成了伤員中外伤性休克大量发生。休克的发生率不能不引起卫生勤务的注意，而且必然要成为軍队和地方当局卫生組織的关注对象。根据英軍和美軍外科医生的倡議，建立了研究外伤性休克的專門委員會。其中有許多优秀的生理学者参加。参加美国委員會的有：Erlanger, Wi-ggers, Gesell, Cannon 等生理学者。参加英國委員會的有：Бей-лис, Scherrington, Dale 等。由于这些委員会工作的結果，产生了一个有科学根据的外伤性休克的學說，以后被称为毒血症學說。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外伤性休克繼續成为临床医生的研究对象。此外，各国的生理学家和病理生理学家，包括苏联的学者，广泛地开展了實驗研究，試圖对休克的发生机制作出科学的論証。此外，为探討休克問題曾召集数次專門會議（例如，基輔，1936），在几次外科医师代表大会上曾广泛討論這一問題。

在偉大卫国战争期間，学者們积极参与休克发病机制的研究和防治方法的拟定。在方面軍地域的医疗机构中曾建立了研究休

克的專門小組；在實驗室中積極地开展休克的研究。在這一時期內，高等教育機關和科學研究所中所獲得的材料具有重大價值；大大擴充了我們對外傷性休克的概念，對它的發生機制有了進一步的理解。

目前，誰也不懷疑，創傷是外傷性休克的原因。至于談到發病機制，那麼在這一方面還未取得一致的意見。沒有疑問，創傷能引起組織完整性的深刻破壞，引起血管的損傷，強烈地刺激神經裝置，引致物質代謝的改變等等。而所有這些紊亂都是創傷的後果，這些紊亂中的每一種都參加引起外傷性休克發生的連續和並行變化的複雜鏈鎖。

外傷性休克發病機制的學說

基於實驗和臨床研究的大量資料，出現了一些關於外傷性休克發病機制的基本理論，這些理論在一切手冊和教科書上均可找到。

碳酸過少症學說 Henderson 在一系列的實驗研究中發現，呼吸增強造成碳酸的喪失，因此後者在動脈血中的含量便顯著降低。按他的意見，碳酸能刺激呼吸中樞和血管運動中樞，也維持它們的恆定張力。靜脈血中碳酸的濃度減小，降低了靜脈的張力，結果回心的血量顯著減少。血液滯留在靜脈中，心腔不能完全被血液充滿，結果每搏和每分輸出量減少，這引致動脈壓下降。按 Henderson 的意見，靜脈郁血，動脈壓下降是外傷性休克的主要原因。血壓下降引起組織缺氧和酸中毒。酸中毒的發展使得組織受損害，血管壁的通透性增大，並引致循環血量減少，這就必然引起血壓的進一步下降和外傷性休克的發生。

Henderson 引用了許多材料作為他的觀點的實驗證明，這些材料是他在用人工換氣過度的方法所進行的動物實驗中獲得的。他利用特製的唧筒在 10—30 分鐘內造成每分鐘 60—120 次的呼吸。這樣的換氣過度造成肺泡氣和血液中碳酸含量的降低，並引起血壓下降。作者認為血中碳酸減少是外傷性休克發生的主要原因。以後的驗證性研究證明，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發生血壓

下降，而 Henderson 所用来造成外伤性休克的方法是极为勉强的。在高温(32—34°C)和湿度大的条件下，人工换气过度虽然能使碳酸大量丧失，但并不能引起血压下降(而 Henderson 认为这就是外伤性休克)。在空气温度为18°C和湿度不大的条件下，换气过度可引起休克发生(A. E. Альмейд)。提高处于休克状态的动物血液中的碳酸含量并不能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因血液碳酸缺乏(Acapnia)而死亡的动物的血液中，碳酸的含量在正常范围以内(Эрлангер)。血液中碳酸的含量极为稳定，用过度换气的方法引起碳酸含量减低是很困难的，同时减低也是极小的。Cannon 指出；他见过许多伤员和病员，但从来没有发现他们有足以引起碳酸过少症的频而且深的呼吸。

由此可见，这些材料毫无疑问地说明了碳酸过少症学说是很勉强的；Henderson 的观察与外伤性休克无关，也就不能对其发生机制作出正确的解释。Henderson 把换气过度时的体温过低^①当作是典型的外伤性休克。正如 И. Р. Петров 所正确指出的，换气过度时的血压下降可能由于血液回心的机械障碍，以及呼吸道和肺反射区的刺激所引起。

毒血症学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伤员所作的临床观察使 Кеню 有可能确定，在组织损伤的程度、面积同外伤性休克发展的严重程度三者之间有某种联系；外伤性休克在损伤后要经过一些时间才发生，因为休克的发展必需有毒素形成，为此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外伤性休克主要是在肌肉组织广泛损伤和多处创伤后发生，这样的损伤和创伤造成了良好的吸收条件。当发生组织皮下粉碎和其蛋白分解产物不能经由开放的伤口排出时，即出现休克。

止血带、截除受伤的肢体，使液体得以从创伤区域内自由流出等措施可减小外伤性休克发生的可能性。Кеню 所记述的一个病例可以作为毒性产物在外伤性休克发生中所起作用的证明。

有一军官在堑壕倒塌时被圆木压住双腿，前去救护受害者的救护队发现受压处以下的肢体由于郁血和水肿而呈蓝-深红色。在行救护措施时军官仍

① 从文意来看，体温过低(Гипотермия)可能系血压过低(Гипотония)之误——译者。

毅然地指揮，指示战斗的进行，但剛一取下圓木和在伤肢与机体其他部位之間的血液循环剛一恢复时，病人就发生严重的休克，并因此而死亡。

在偉大卫国战争期間，B. B. Шкунен 曾記述过类似的病例。

有一下肢負伤伤員，在創傷近側扎上止血帶后送入医院。患者的状态是令人滿意的，与周围的人談話、取笑。由于状态滿意，因此沒有采取預防措施即取去止血帶。取去止血帶后三分钟，发生休克，五分钟后患者死亡。

为了証实这一學說，曾用实验动物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虽然用尽心机，采用各种方法进行了多次实验，可惜，沒有确定毒血症的存在和它在外伤性休克发生中的地位。有些研究者断言，在創傷区域内有毒性产物形成，它們决定了外伤性休克的发生；另一些研究者却以同样的证据反駁了这个假說。

实验研究証明，用鎚击后肢造成后肢肌肉粉碎时会发生外伤性休克，休克的症状为血压下降。急性血压过低由兩相所組成：原发的和繼发的血压下降。原发性血压下降在损伤后立即出現，持續不久，血压便恢复正常。以后出現能引起动物死亡的繼发性血压下降(Cannon 等)。事先切断肢体的神經以及切断脊髓，并不能使动物不发生休克，肢体的损伤終于会引起外伤性休克。当肢体肌肉损伤时，結扎后肢的靜脈或縛扎止血帶可預防动物发生休克，此时血液自伤肢中流出发生障碍；取去靜脈的結扎或解除肢体上的止血帶，則引起外伤性休克。按摩伤肢的肌肉可加速外伤性休克的发生(Cannon)。

交叉血液循环实验也可作为毒血症是外伤性休克原因的証明。动物(受血者)的后肢用另一动物(供血者)的血液营养，它借神經系統和其他組織同自己的机体相連系，但无全身血液循环。用共生者(парабионт)的血液营养并借神經系統同本身机体相連的肢体遭受损伤时，在供给伤肢血液的动物身上引起了休克(McIver, Haggart)。

人們企图用测定肌肉自溶产物的毒性来証明中毒的可能性及其在休克发生中的意义。将同种肌肉的碎块埋藏于肌内，将肌肉自溶产物的糜和浸出物注入腹腔，都可引起休克样状态。

用石英砂磨碎的肌肉(添加二容积的氯化鈉)所制备的并經過

滤的肌肉浸出物具有毒性。每公斤体重静脉注射一毫升，1—2分钟即可引起家兔死亡。在死亡之前发生痉挛，继之出现呼吸麻痹。浸出物的毒性在其制备后头几分钟内表现出来，而30分钟后毒性即急剧降低，因此被称为早期毒(Schörcher)。

Schörcher 在研究肌肉组织浸出物的毒性和给动物注入肌肉与其糜以造成休克后作了如下假定：毒血症因子可能参与外伤性休克的发生，虽然他并没有说毒血症因子起着主要作用。

给动物注射组织胺可引起血压下降、血液浓缩和其他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在使动物受伤而引起休克时也可以观察到。这使人有理由想到，受伤时有类组织胺物质形成，这些物质经损伤部位吸收而引起休克(Dale)。

但是，专门的研究证明，肌肉组织中的组织胺含量对于引起休克来说是极不够的。而在肌肉受伤后它在血中的含量也无改变(Schneider)。

这些材料使人有理由想到，外伤性休克的发生取决于毒性产物所引起的机体中毒，这些毒性产物是损伤后在被损伤的组织中形成的。

这一观点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而且很多事实也没有得到证明或其他解释。曾经证明，在实验动物身上，肌肉的皮下损伤(指皮肤未破，伤口不和外界相通的损伤——译者注)，注射肌汁或肌肉自溶产物不能引起休克，而此时所观察到的症状也不能同因损伤而发生的症状相比(Долиоти, Г. В. Алипов)。

П. Н. Веселкин, И. С. Линденбаум, М. С. Депп 和 X. Тахибеков 等研究了肌肉组织浸出物的毒性，和注射浸出物时休克症状的发生。他们指出，用石英磨碎、两倍量生理盐水浸取并以滤纸过滤的肌肉组织浸出物具有高度毒性。静脉注射可使动物发生临床痉挛，头后仰，角弓反张，继之以虚脱，伴有痉挛性吸气的呼吸障碍，此后即死亡。此时血压下降，而后开始升高并迅速达到原有水平。作者们没有发现在痉挛状态和血压下降之间有任何联系。当将浸出物注入外周动脉中时，可观察到上述的发作。这种溶液的毒性可保持很长时间，制备后40分钟时的毒性不次于制备后

20分鐘時的毒性。這種浸出物加熱至 60°C 10 分鐘，可使其毒性降低。在發作之後，可觀察到全身抑制現象、無力和痛覺降低。

雖然這種中毒的症狀很明顯，但上述作者並沒有認為肌肉的毒性產物是外傷性休克的主要原因。肌肉注射浸出物時出現體溫過低和血液濃縮。腹內注射時出現痙攣、昏迷狀態，此狀態很快即消失。埋藏一家兔的肌肉至另一家兔的皮下、肌肉內或腹內時，可引起血壓下降，但是降低得極少，這可能是由於手術處置的結果。

應該同意這些作者的意見，肌肉組織浸出物的毒性雖然很明顯，但是這些實驗並沒有解決毒性產物在外傷性休克發生中的作用問題。

由於不可能通過注射毒性產物來證明毒血症學說的正確性，因此企圖利用其他實驗方式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有關這些問題我們將在下面談到。

許多研究者假定在損傷區域內有可能形成毒性產物，因此企圖測定處於外傷性休克狀態的動物血液的毒性。有些作者的實驗證明，將這一動物的血液注射給另一動物可引起血壓下降(Corniley et Kotzareff)。而另一些研究者則證明不能(Smith)。П. Н. Веселкин, И. С. Линденбаум, М. С. Депп 和 X. Тахибеков 等將處於休克狀態的動物血液輸給正常動物，並沒有發現休克狀態的發生。事先用毒扁豆礎處理以抑制膽硯脂酶對乙醯膽礎的破壞，不能改變實驗結果。這證明這一系統沒有參加休克的發生。

Oltremare 在測定受傷動物血清的毒性時曾證明，給另一動物的靜脈注射這種血清可引起血壓下降，但是受傷動物血清的毒性作用必須加以檢驗，因為血壓下降可能是由於血清原有的毒性。

為了證明毒血症學說的正確性，曾進行了血液的化學分析。結果證明，血液中含有大量的蛋白分解產物、磷、酸性產物等。雖然這些產物的濃度增高，但是它們的毒性和它們是否參加外傷性休克的發生等問題仍未闡明。由於考慮到這一問題具有原則的重要性，許多作者企圖測定血液和血清對離體器官的毒性。休克動物的血清引起離體腸的收縮較非休克動物的血清所引起的為大。

但是腸对休克动物血液的反应增高是极不稳定的，这与其說是取决于血中毒性物质的含量，不如說是取决于血液的个体特征(П. Н. Веселкин 等)。

血清对动物离体耳的試驗証明，休克患者和休克动物的血清具有血管扩張作用。血清的这些性质同休克的严重程度有着依从关系。处于严重休克状态的动物血清引起的耳血管扩張，比休克較輕的动物血清所引起的为强(С. И. Банайтис)。作者为了希望查明损伤后组织反应性的改变，曾試驗了正常动物和休克动物的耳血管反应。試驗証明，受伤的并处于外伤性休克状态的动物的耳，对休克动物血清的反应，同沒有这些损伤的动物的耳并无区别。С. И. Банайтис 認为血管扩張物质是由于物质代謝障碍而形成的活性产物。

М. М. Громановская 和 Л. Е. Каплан 的实验研究証明，在受伤并附加燒伤者的血液和脑脊液中出現毒性物质。受伤动物的血液和脑脊液可升高蛙胃肌肉的緊張性，引起心脏收缩增强(特別是用阿托品处理过的)，并可提高豚鼠离体子宫的緊張性。作者們假定，創傷可提高组织胺和拟交感物质在血液中的含量。

М. В. Сергиевский, Г. А. Векслайгер, Н. А. Остроумов 和 Ю. С. Урюпов 認为，在創伤时，组织的反应性发生改变，而且对拟胆硷物质和拟交感物质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

因而，对外伤性休克时的毒性所作的試驗和测定活性物质本質的實驗并沒有得出相符的結果，并証实了文献中存在着的矛盾。

通过切除受伤器官的神經、用交叉血液循环的方法等来解决这一問題的實驗是很有意思的。П. Н. Веселкин 等給动物肢体施行完全的神經切除术，使其只通过骨、股动脉和股静脉同机体相连，然后給这一肢体造成創傷，他們發現了血压下降。在一昼夜內施行的神經切除，也不能避免休克的发生，肢体损伤总是引起血压下降，虽然不如通常實驗情况下的那样显著。

作者們并不认为血压下降是由于毒性产物的出現，而認為其原因是失血。

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見到的，Cannon 提供了有利于外傷性休克的毒血症學說的實驗材料。以后作者略微改變了自己的觀點，雖然他仍舊認為中毒因子對休克時血壓下降的发生具有重要意義。他以為，血壓下降是由於廣泛分布于機體中並具有降壓作用的腺苷的產生所致。

但是 Cannon 同時却強調指出，在某些情況下損傷是極小的，如手的火器性創傷，不可能想像該處能形成大量的毒性產物。在這些情況下，劇烈的疼痛刺激和交感神經系統的活動性增高，可引起休克狀態。

交感神經系統的活動性增高可促使休克發生 (Freeman)。Cannon 認為，在疼痛刺激時，發生交感神經系統的興奮和腎上腺素或交感素型毒性產物的分泌。能够提高交感神經系統的活動性的寒冷、疼痛、恐懼和失血等因素，能使傷員的狀態惡化 (Freeman)。

在實驗中，Cannon 和 Britton 在乙醚麻醉下給貓切除大腦皮質，而引起狂怒樣狀態。施行這種手術後，背部和尾部的毛豎起，血糖升高，腳趾出汗，血壓升高等。經過 $2\frac{1}{2}$ —3 小時，動物因出現休克而死亡。預先切除交感神經系統可使這些動物的生命延長到 5—6 小時 (Freeman)。後來，這位作者又用給動物連續注射腎上腺素的方法引起了休克。

腎上腺素和交感素進入體內能引起血管管徑的改變，血管壁通透性升高和循環血量的改變。根據 Cannon 的觀察，重傷員的循環血量比健康人少得多。此時毛細管中的紅血球數量增加，這證明因毛細管內皮的通透性升高而造成了血液濃縮。循環血量減少和血液濃縮可引致血壓下降；按作者的意見，還可引致神經系統的繼發性損傷。

Cannon 分析了這些觀察而得出結論說，休克的主要原因是交感神經-腎上腺系統的過度興奮，因為外界的一切強烈刺激都可引起交感神經系統興奮和腎上腺素大量分泌。這一論斷曾被很多實驗所證明。

Л. А. Орбели 及其同事 (А. В. Тонких, А. Г. Гинецин-